

论犹太教对外邦人改宗的矛盾态度

王 彦

内容提要：犹太教是一个民族性的宗教。对改宗犹太教的外邦人，拉比们一方面给予他们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又对他们表现出怀疑排斥的消极态度。从根本上说，这种矛盾态度是由犹太教对自身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一方面，犹太人将自身看成由律法塑造的宗教共同体；另一方面，犹太教又始终将自身理解为一个民族，甚至其改宗程序，也是为了在象征意义上建立改宗者与犹太人的血缘关系。犹太教对其民族性的坚持是她无法向外邦人敞开怀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犹太教 改宗 民族性 普世宗教

作者简介：王彦，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讲师。

犹太教不是一个积极外传的宗教，^①这与基督教明显不同。信奉犹太教的主要是犹太人，也就是说，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犹太教是一个民族性的宗教。在犹太教中，改宗者始终只占很小的比例。虽然如此，在历史和现实中，外邦人改宗犹太教的现象却一直存在着。即使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在教会法令的严厉禁止之下，改宗犹太教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对于这些改宗犹太教的外邦人，犹太拉比们一方面真诚地欢迎他们，给予改宗者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对改宗外邦人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一些拉比怀疑、排斥改宗者，乃至拒绝外邦人加入犹太教。

在改宗的问题上，犹太教内部为什么会表现出两种相反的态度呢？从根本上说，这种矛盾态度是犹太人对犹太教本身的所理解造成的。一方面，犹太人将自身看成是由律法塑造的，有共同行为方式的宗教共同体；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共同体没有挣脱血缘上的羁绊，在历史上始终以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作为一个宗教共同体，犹太教有其普世性的一面，它对所有外邦人都是开放的；但作为民族共同体，由于亲族血缘的排他性，它对外邦人的开放又总是有限的。从犹太教改宗程序上看，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象征形式建立改宗者与犹太人的血缘关系。

一、改宗程序的建立

严格说来，在圣经时代还不存在“改宗”的概念。当时的犹太人只有“民族”而无“宗教”观念，“犹太教”的概念尚付阙如。直到《塔木德》时代，犹太教才有了对改宗的正式规定。

“我们的拉比教导说：如果当前有人想改宗犹太教，需要与他进行这样的对话：‘是什么原因使你想成为一个犹太人呢？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的以色列人正遭受迫害和欺压，被侮辱和骚扰而痛苦不堪

① 许多学者认为，在第二圣殿时期，尤其是后期，有许多外邦人改宗犹太教（“Proselytes”，*Encyclopaedia Judaica*, second Edition, v.16, Farmington Hills: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2007, p.587）。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古德曼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欢迎外邦人改宗并不等于主动向他们传教（见Martin Goodman, “Proselytising in Rabbinic Judaism”, in Lawrence J. Epstein (ed.), *Readings on Conversion to Judaism*,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5, pp.33-45）。

吗?’如果他回答,‘我知道,但我仍然不配做一个犹太人。’他就立刻被接受了,并被告知一些大大小小的律法。要让他知道忽视律法的罪恶,如“拾穗”“遗禾”“田角”“穷人的十一税”。他也被告知违犯律法的惩罚。进一步地,我们要告诉他,‘你必须明白,在这之前,无论你吃禁止的食物或是褻渎安息日都不会受到惩罚;但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吃禁止的食物就要受到惩罚,你若褻渎安息日就要遭受石刑。’在向他晓喻了破坏律法所受的惩罚后,他也应知道遵守律法所得的奖赏。他被告知,‘你要知道,来世只为义人而准备,而在当前的时代,以色列人既无法承受太多的繁荣,也无法承受太多的痛苦。’但是,你不要过多地鼓励他,也不要过多地阻止他。如果他接受了律法,就立刻为他施行割礼。如果有留存的部分使割礼不够彻底,就对他施行第二次割礼。等到他的伤口一好,就立刻为他安排洗礼。在举行洗礼时,必有二个博学的人站在他身边,教导他大大小小的律法。当他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犹太人。”(The Babylonian Talmud, Yebamoth, 47a-b)^①

以上的程序被称为“姑嫂篇”模式(Yevamot Paradigm)^②。“姑嫂篇”所规定的改宗程序是一种身体上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最重要是洗礼而非割礼。^③但从历史上看,割礼的重要性无疑要胜过洗礼。在《塔木德》时代之前,洗礼与犹太教的改宗仪式无关。洗礼取代割礼成为改宗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自犹太人历史上身份界定的一个重大转变。在圣经时代,犹太人的身份是由父系方面决定的。从拉比时代开始,犹太人身份的界定由父系转向母系。《塔木德》规定,一个犹太人就是一个犹太母亲所生的人(Kiddushin, 68b)。随着犹太人身份界定标准从父系转向母系,改宗仪式的象征意向也从男性转向女性。割礼的象征意向是男性的,洗礼的象征意向是女性的。^④但无论是洗礼还是割礼,强调的都是改宗者在血缘上与犹太民族的认同。在“姑嫂篇”模式下,改宗程序实际上是将一个虚拟的血缘关系赋予了改宗者。^⑤

《塔木德》时代之后,“姑嫂篇”规定的仪式逐渐成为犹太教改宗程序的标准模式。根据阿维·萨基(Avi Sagi)和兹维·佐哈(Zvi Zohar)的研究,除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之外,还有一种“疑问篇”(Demai Paradigm)模式。^⑥

“如果一个改宗者愿意遵守所有的律法,但有一条除外,对于这样的改宗者我们不予接受。拉比犹大的儿子拉比约瑟说,包括来自文士们的小小规定[也不例外]。”(Tosefta, Demai 2:5)^⑦

我们发现,“疑问篇”模式与“姑嫂篇”有很大的不同。概言之,“姑嫂篇”强调的是身体上的礼仪,而“疑问篇”强调的是对律法的接受。^⑧这里没有割礼和洗礼,也就是说,既没有父系方面的象征,也没有母系方面的象征。在“疑问篇”里,一个犹太人就是遵守律法的人,成为犹太人就是作出

① 中文译自The Babylonian Talmud (I. Epstein ed.), *Sefer Nashim*, vol. I, “Yebamoth. 47a-b”, The Soncino Press, 1936, pp. 310-311. 译文参考了盖逊的翻译,见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76页。

② 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The Ritual Transition from Gentile to Jew-Structure and Meaning*, London: Continuum, 2007, p. 107.

③ Ibid, p. 136.

④ 关于洗礼和割礼在改宗仪式中的作用和象征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见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ch. 6, “Giyyur as a bodily ritual in Talmudic litera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7, pp. 116-140.

⑤ Moshe Sharon, *Judaism in the Context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Maksim Publ, 1993, p. 16.

⑥ 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 107.

⑦ 中文从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p. 109) 和Lawrence Schiffman (*Who Was a Jew?* New Jersey: KTAV, 1985, p. 22) 的英文本译出,并参考了Lieberman的希伯来语文本(Lawrence Schiffman, p. 84 n. 24)。

⑧ 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 2.

对律法的承诺。^①

如果说，在确立正式的改宗程序之前，犹太教的民族和宗教因素是合一的，那么，在有了改宗程序后，二者合一的状态就发生了改变。^②改宗程序的建立标志着犹太人宗教意识的重大发展。正如斯基夫曼（L.Schiffman）所概括的那样，在《圣经》中，我们所读到的犹太人和犹太教是一个近东地区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民族，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已经开始将犹太教视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虽然远古时代的犹太人已经相信，他们的上帝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但直到第二圣殿时期，这种观念才开始变成现实。^③犹太教改宗程序的建立说明这种现实已经在律法上得到了确认：犹太教已经将自己视为一种普世意义的宗教，而不仅仅是靠血缘关系界定的民族。

二、对改宗的矛盾态度

《塔木德》和中世纪的拉比文献中都不乏对改宗者的热情赞美之辞，尤其是对出于信仰而改宗的人。拉比约翰南(R. Johanan)说，上帝将犹太人流放到世界各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改宗犹太教(Pesachim, 87b)。^④但另一方面，犹太教对改宗外邦人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姑嫂篇”模式中，有两个非正式的步骤：一是提醒要求改宗的人，现在的犹太民族正处在劣势。二是向改宗者传授一些律法。按照一些拉比的解读，这两个步骤是为了给外邦人改宗设置障碍。对外邦人的提醒由此变成了对改宗者动机的考查；而传授律法的目的则是为了使他们恐惧于律法的严厉而知难而退。

我们的拉比教导说：如果有人想成为一个改宗者，需要这样问他：“你为什么想改宗呢？……”接着要让他知道一些小律法和大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为得是一旦他退却了，就让他走。因为拉比赫尔伯（Rabbi Helbo）说过，“改宗者就象犹太人身上的大麻风，……”（Yebamoth, 47b）

迈蒙尼德在他的《第二律法书》（Mishneh Torah）里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赫尔伯的话。^⑤虽然迈蒙尼德也曾赞扬改宗者，给予他们与其它犹太人平等的地位，但迈蒙尼德对改宗者是有偏见的。他说，“大部分改宗者是出于隐蔽的原因，他们靠欺骗而进入犹太教。”^⑥迈蒙尼德同样认为，向改宗者传授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劝阻他们。“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隐蔽的原因，我们就告诉他《托拉》的担子有多么沉重，一般人要遵守它们有多么困难，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改宗的愿望]。”^⑦

瓦赫欧德（Ben Zion Wacholder）认为，在改宗问题上，中世纪犹太教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西班牙犹太学者对改宗持负面看法，主张严格检查改宗者的动机；而法德犹太学者对改宗持积极态度，认为改宗是犹太教律法的要求。瓦赫欧德认为，如果不是西班牙学者的意见在历史上占了上风，传统

① 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12.

② 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12.

③ Lawrence Schiffman, *Who Was a Jew?* New Jersey: KTAV, 1985, p.1.

④ Lawrence Epstein, *Conversion to Judaism: A Guidebook*, Jason Aronson, Inc., 1994, p.30.

⑤ 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Sefer Kedushah, Moznai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p.170. 凯尔耐和瓦赫欧德都注意到迈蒙尼德对赫尔伯的引用(Menachem Kellner, *Maimonides on Judaism and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56; Ben Zion Wacholder, “Attitudes Towards Proselytizing in the Classical Halakah”, in Lawrence Epstein (ed.), *Readings on Conversion to Judaism*,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5, p.19)。

⑥ Ben Zion Wacholder, “Attitudes Towards Proselytizing in the Classical Halakah”, in Lawrence Epstein (ed.), *Readings on Conversion to Judaism*,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5, p.20.

⑦ Maimonides, *Mishneh Torah*, Sefer Kedushah, Moznai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p.168.

上犹太教对改宗者的态度或许会积极得多。^①

三、产生矛盾态度的原因

许多学者指出,犹太教在改宗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失去家园后的流散生活中,犹太教长期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压迫。斯基夫曼(Lawrence Schiffman),^②摩西·沙龙(Moshe Sharon)^③,瓦赫欧德(Ben Zion Wacholder)^④和爱泼斯坦(Lawrence Epstein)^⑤都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犹太教对改宗的态度。古德曼(Martin Goodman)另辟蹊径,从神学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要解开犹太教在改宗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挪亚律法。犹太教一方面认为改宗犹太教对外邦人来说是有利的,犹太人应该帮助他们改宗;但另一方面,挪亚律法的存在却使改宗变得多余。^⑥按照挪亚律法的规定,外邦人并不一定要加入犹太教才能获得拯救。外邦人只要遵守“挪亚七律”,一样可以成为“义人”和进入来世。^⑦

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一种后果的产生可以由多种因素造成,并非由一种原因所唯一决定。历史原因和神学原因都可以解释犹太教在改宗问题上的矛盾心态。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犹太教在自我理解上的深层困境也是产生这种矛盾心态的重要原因。

前面说过,在圣经时代,犹太教是一个与特定土地相联系的民族。流放归来之后,犹太教开始将自己看成以律法为中心的宗教。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随着与异教文化的深入接触,犹太教中固有的普世因素得到进一步发展,血缘因素的重要性渐次退隐。但在第二圣殿毁灭之后,犹太教中的普世因素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反,拉比犹太教越来越将自己理解为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民族,而不是以律法为中心的宗教。“姑嫂篇”模式的本质是民族的,而“疑问篇”模式的本质是宗教的。但直到19世纪末,在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姑嫂篇”模式,而不是“疑问篇”模式。在拉比犹太教的历史上,以律法为中心的“疑问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普世的宗教观念形成之后,犹太教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民族性。在这一点上,她和其它两个一神论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从民族宗教发展而来的,但她们在发展过程中很快摆脱了血缘关系的羁绊而发展成为普世宗教。只要犹太教坚持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种宗教,那么,她必不能对改宗者完全敞开心扉。犹太教在改宗问题上的悖论是:改宗是一个宗教概念,但犹太教一直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民族。这种悖论是造成犹太教在改宗问题上矛盾态度的根本原因。中国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犹太教在设立改宗程序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民族性,那么,拉比们对于外来者的狐疑猜测,排斥和拒绝不就可以理解了吗?

(责任编辑 启 昭)

① Ben Zion Wacholder, "Attitudes Towards Proselytizing in the Classical Halakah", in Lawrence Epstein (ed.), *Readings on Conversion to Judaism*,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5, p.27.

② Lawrence Schiffman, *Who Was a Jew?* New Jersey: KTAV, 1985, p.21.

③ Moshe Sharon, *Judaism in the Context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Maksim Publ, 1993, p.32.

④ Ben Zion Wacholder, "Attitudes Towards Proselytizing in the Classical Halakah", in Lawrence Epstein (ed.), *Readings on Conversion to Judaism*,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5, p.26.

⑤ Lawrence Epstein, *Conversion to Judaism: A Guidebook*, Jason Aronson, Inc., 1994, pp.31-32.

⑥ Martin Goodman, "Proselytising in Rabbinic Judaism", *Readings on Conversion to Judaism*, London: Jason Aronson Inc., 1995 p.40.

⑦ Avi Sagi & Zvi Zohar, *Transforming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2007, p.107.